

/ 关关雎鸠 /

管它什么鸟

姚奇清



一个喜欢教书、喜欢码字、喜欢弹琴、喜欢画画，喜欢一切有趣事物的大学教师。

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参差荇菜，左右芼之。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。

——摘自《诗经·国风·周南·关雎》

作为诗经的开篇之作，《关雎》历来受人重视，开头两句流传甚广，以至于大家都稔熟到不去想这“关关”究竟是怎样的叫声，这“雎鸠”又到底是哪种鸟。

关于“雎鸠”，现在大家沿用的都是《毛诗序》里“王雎”的说法，朱熹对此鸟大加赞扬，说“雎鸠，水鸟……生有定偶而不相乱”，即此鸟坚守一夫一妻制，从不乱来。在此基础上，后人不断演绎，硬是将雎鸠描述成了忠贞不渝的烈女。那么，如此忠贞的“王雎”到底是什么鸟呢？

晋人郭璞解释为“雕类，今江东呼之为鸛(è)，好在江渚山边食鱼”；陆机说“雎鸠大小如鸛(chī)，深目，目上露骨，幽州人谓之鸛”；杨雄、许慎认为此鸟“似鹰，尾上白”。我们由此得知，这被传唱了两千多年的爱情鸟，竟是鹰鸛类的猛禽。意不意外？从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来看，大凡能被写入诗并引发爱情联想的鸟类多是美禽，如鸿鹄、黄莺、鸳鸯、鸥鹭等。对着凶猛的鹰鸛，你能悠然地唱出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？

这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！

可能古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大学者刘勰就曾替前人打圆场：“关雎有别，故后妃方德……德贵其别，不嫌于鸛(zhì)鸟。”就是说，为了歌颂后妃的忠贞之德，连鹰鸛这类厉害的鸟也都不嫌弃拿来当比兴用了。问题是把有德行的后妃比作老雕，美女愿意吗？大王愿意吗？

为此，后人作了各种努力，比如王先谦等人的鱼鹰说，闻一多先生的鸛类说，还有鸳鸯说、布谷说等，有的学者干脆含糊其词，只注上“水鸟”二字，草草了事。于是，这两只鸣叫了两千多年的“雎鸠”到底是什么鸟，还是没人解释清楚。

我们不妨先从叫声说起。诗一开篇用了象声词“关关”来模拟鸟的叫声，按骆宾基的考证：“关关”之声，显然是扁嘴如鸭的鸣叫，今则写作“嘎嘎”或“呱呱”。而雕类的猛禽是不会发出如此叫声的，它们的叫声如笛似哨，“林鸟闻声，悚然而栗”。

由此，我们知道《关雎》中的爱情鸟至少应该具备以下特征：一是水鸟，二是叫声如鸭，三是“情挚”。因此，后世学者提出的大雁说便显得大有道理。一来大雁体型较大，符合“大小如鸛”的说法；二来大雁属鸟纲，鸭科，也是水鸟，有捕鱼的本领，且叫声如鸭；三来大雁形态优美，是古诗词中常常描写的美禽（鸿鹄）；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大雁是“情挚”的典型，也是两性间稳固关系的象征。

这样的解释似乎很合理了，但是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：大雁是鸛类水禽吗？古人不至于连雁都不认识了，《诗经》中有四篇明确用到“雁”字，难道这里非要另起个别名“雎鸠”不成？

所以，我比较同意顾颉刚先生的论断，诗中的小伙子本来只想说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来着，但直接说出来又太单调，于是就在前面加了两句兴发之景，“至于雎鸠的‘情挚而有别’，淑女与君子的‘知乐而恭敬’，原是作诗的人没有想到的”。也就是说，管你是什么鹰啊雁的，我只是拿你开个头，押个韵而已，后面要说的才是我的真实情感，跟鸟半毛钱关系也没有。

如此，咱还较个什么真！

/ 凝视非洲 /

爱情的翅膀

贾志红



笔名楚歌，生于湖北武汉，久居河南洛阳，今在非洲红土地上。

飞蚂蚁漫天飞舞，暮色渐渐浓，乳油树下的灯被它们密密麻麻地围绕着。

这是非洲大陆雨季特有的情景。每一个雨后的夜晚，飞蚂蚁都这样纷纷繁繁地在湿润的天空中飞舞，仿佛倾巢出动。它们彻夜舞蹈，不知疲倦。

帮厨的黑妹嘎佳很开心，她站在厨房门口说，明天我们就有很多蛋白质吃了。嘎佳应该是上过几天学的，她知道维生素、蛋白质这样的词儿。我经常看见她往自己碗里放一种揉碎的树叶。她一边扭动丰美的臀，一边绘声绘色地说，维生素，很多很多维生素。现在，这黑姑娘望着一团团的飞蚂蚁，用手做了个吃的动作，看着我笑。

清晨总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，院里的几棵乳油树叶片油绿，细密的花躲在枝叶间羞涩地开着。嘎佳一手提着一个水桶，一手拿着把小扫帚，收集地上的飞蚂蚁。这些小昆虫已经死去，铺在地上一层又一层，厚厚的。

嘎佳先用扫帚扫去飞蚂蚁在临死前脱落的翅膀，那些小翅膀完美无缺，像整齐脱下的一件件衣裳。接着，她用手把它们褐色的小躯体聚成一捧，放进水桶。那些透明、轻盈的小翅膀则在晨风的吹拂下，一片片复又飞上天空。

我不知道这种在非洲被叫作飞蚂蚁的小昆虫在别的地方叫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它们的学名，只知道雨季是它们钻出泥土张开翅膀飞上天空寻找配偶的季节，而在飞上天空之前，它们需要在泥土里等上一年。之后，飞翔，交配，产卵，死亡。

在嘎佳和她的同胞眼里，这是上好的食物。每逢雨季，飞蚂蚁赐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丰富的蛋白质，女人们用棕榈油炸飞蚂蚁，焦黄喷香，人们围成一圈，边闲聊边抓着吃。

嘎佳请我品尝，我哪里咽得下。我看着那些翅膀，一个一个完完整整的翅膀，一地一地脱落的翅膀，一层一层堆积在一起的翅膀，在雨后黎明的风中，像被撕碎的薄纱一样，随风颤动。

你一旦赋予一种动物人类的情感，那它们就必然远离你的食谱。飞蚂蚁于我而言便是如此。每一个雨后的黎明，看着满地的翅膀，我都有些伤感。

我管它们叫爱情的翅膀，它们只有一个用途，就是带着一个个在泥土里等待了一年的躯体飞向雨季的天空。那肉身或许沉重，但翅膀轻灵。轻灵之翼拖拽着沉重之身去完成一个生命体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然后，翅膀又被齐刷刷脱掉，肉身赤裸着回归大地，那分完整那分决绝，仿佛它们从来不曾穿过一件带着羽翼的霓裳(ní cháng)。彻夜地舞蹈，是飞蚂蚁最后的爱情盛宴。

嘎佳端着一盆油炸飞蚂蚁朝我走来，她笑容灿烂。爱情的翅膀，这黑姑娘怎么会懂？她只会说，要用右手抓着吃，右手干净，穆斯林用右手做快乐的事情。

/ 村夫野语 /

把鹤鹑

汪天钊



一介村夫，四处漂泊，在洛阳生根发芽。碌碌无为，岁月蹉跎，文字温暖了我、点亮了我。

外人到了俺村，很可能看到有些人的屁股后头挂着一个布袋子，或是一个做工考究的小木匣子，干活走路滴滴溜溜的。假如让他来猜那里面装的是什么，他恐怕半天也猜不对，最后不好意思地开了尊口问：这到底是啥玩意儿？其实，随便拉出一个孩子就能回答：鹤鹑呗！

俺这一带，村夫们爱玩鹤鹑，鹤鹑是他们的宠物。早上饭碗一摞，头等大事就是在桌子上撒谷粒喂鹤鹑；从地里回来啥话不提，赶紧弄水饮鹤鹑。不是自己的鹤鹑，不经主人同意，你最好别看也别摸，弄不好就会吃菜瓜。一个男人本是个妻管严，可女人要是把他的鹤鹑弄出个三长两短，那男人的大男子主义也就给弄出来了。女人心里也知道，男人是孩子，只要在玩鹤鹑的事上把他哄高兴了，那男人就比驴还使。

鹤鹑拿在手里不叫拿，不叫攥，叫把，大拇指和食指捏住鹤鹑的脖颈(bó gǎng)，无名指和小指夹住两只腿儿。随身携带，就是为了把着方便，一有空就把鹤鹑。朝夕相处，鹤鹑和主人就熟了，有感情了，它站在主人的桌子上、手掌上、臂膀上，对旁人目不斜视。把的最终目的，是激发鹤鹑的斗性，把的时间越长，鹤鹑胆子越大，斗性越强。

光棍懒子叔的家在村中央，把鹤鹑是他最大的乐趣，近乎痴迷。于是，没商量没表决，懒子叔家就成了斗鹤鹑的点儿，美名曰“鹤鹑局”。懒子叔便是“鹤鹑局局长”。鹤鹑局没规章制度，谁想来掂腿就来，谁想走抬腿就走。把鹤鹑的没啥待遇，没把鹤鹑的，谁也不敢拿白眼翻你。秋冬两季，鹤鹑局的一早一晚异常热闹，晚上是黄金时段，有时屋里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。

斗鹤鹑之前要先搭好台：地上铺好布袋，在上面放上一个没底儿的木盆。人围成一圈儿，密不透风，前面的蹲着，中间的半弯着腰，后面的伸长了脖子，燕子似的。整个鹤鹑局里鸦雀无声。这时，有人撒上少许谷粒，先放进一只，久被死死把着的鹤鹑一下子放松了，抖擞抖擞羽毛，伸伸腿爪，然后才低头啄谷粒。接着，另一人把他的鹤鹑也轻轻地放进去。两只鹤鹑争谷粒，像见了冤家一样猛扑对方，动作比鸡叨豆还要敏捷、精准。只见两只鹤鹑来来往往，扑扑棱棱，花了人们的眼，连主人也认不出哪只是自己的了。

斗胜的鹤鹑神气十足，打个漂亮的亮翅，然后低头兀自啄谷粒去。主人也跟着光荣，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斗败的鹤鹑十分狼狈，缩着身子不停地溜圈儿，或是扑棱着飞出木盆。主人垂头丧气，默不作声。斗败的鹤鹑从此没了价值，再也培养不起斗性，要么放了，要么被不把人收留，回归一只鸟的本色。

捉一只漂亮的鹤鹑不容易，把出个善斗的鹤鹑又要花费不少工夫，主人都挺爱惜的。要是两个鹤鹑斗了几十嘴还不分高下，主人们也不商量，就会异口同声连连说好了好了，便撒了谷粒，把红了眼的鹤鹑分开，满心欢喜地拿在手里，惹得满屋人羡慕不已。切磋才是真正的境界。

一场斗罢，另一场紧接着上演，还未结束，就有人跃跃欲试，有时等了半天也没表现的机会，只好下次再说。

总有一些鹤鹑身经百战还是播主，主人就把它养在笼子里，挂在院子里的树上，这叫“老笼鹤”。老笼鹤不仅善斗，而且叫声铿锵悦耳，村庄的早晨总是被它叫醒的。